

原文：Kofi Bright, L. (2023). How I Am A Marxist. [online] How I Am A Marxist. Available at: <https://sootyempiric.blogspot.com/2023/10/how-i-am-marxist.html> [Accessed 14 Apr. 2024].

作者：利亚姆·科菲·布莱特 (Liam Kofi Bright)

译者：许颢頊 (she/her)

我如何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How I Am A Marxist)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解释我为什么不赞成自由主义政治或哲学。在这之后有很多人要求我说一些更明确性的话。如果我不是自由主义者，那我是什么？我认为答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将花一些时间来解释我的意思。起初我以为这也会涉及我的观点的论据，但这篇幅已经太长了。因此，我现在只想阐述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那些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至于我为什么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以及它们如何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形成对比，则留待日后讨论。不过，我将在全文中提供一些说明性的链接，以链接到可以跟进或例证相关思想的资料来源。

那么，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没有某些人那么挑剔，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列出一些通常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核心学说，然后说这是一种集群概念 (cluster concept) ——如果你相信足够多的这些学说，并把它们作为你的政治方法的核心，那么渐渐地你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这些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感谢罗里·肯特（Rory Kent）和尼基尔·文卡特什（Nikhil Venkatesh）在这方面的帮助！需要明确的是，他们可能不会同意所有内容，甚至大部分内容。）。

阶级的首要地位（The Primacy of Class）：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最能具有解释力的是人类与它们赖以生存的物品和工具之间的社会决定性关系（socially determined relationship）。因此，举例来说，对于解释狩猎采集者群体（hunter gatherer bands）的结构和行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种组群（groupings）中，每个人都倾向于制造和拥有自己的工具，而将这些工具应用于环境中通常所能获得的东西，除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之外，通常不能提供太多的剩余。关于这些群体中的人们的这一事实，在许多理论中被赋予了某种具有解释性的首要地位（explanatory primacy）。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人们在现有工具和知识条件下的合并（amalgamated）生产能力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与关于该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它们不想挨饿，它们普遍倾向于安逸而非苦难等）的一种最低限度概念（a fairly minimal notion）相结合，将解释该社会所采取的经济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个各种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故事。

例如，如果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只要让一些人维持在接近温饱的水平，刚刚好足够创造出可以维持一个武士群（warrior band）所需的剩余，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计这会产生一些影响。首先，发展这种武士群的社会往往倾向于征服那些没有充分剥削发挥（exploit）生产能力的社会，因而这种社会形态将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奴隶劳动力极有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武士们希望摆脱劳累且苦不堪言的劳动，并有能力胁迫TA们苦不堪言的受害者们，并强制使这些受害者们成为不受欢迎的状态（the undesired status）。第三，在这个社会的传奇故事（sagas）和自圆其说的故事中，强者必须统治或庇护弱者，而弱者则要心怀感激地为武

力高于自己的人 (martial betters) 提供舒适生活的手段。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的，完全是编造出来的——但你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人们可以依据不同阶级社会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进行的不同运作方式来对这些阶级社会进行分类。这基本上是指在特定地区和时代，技术以及法律和社会制度如何共同导致特定的商品生产和分配模式。因此，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只能靠务农来维持生计，而精英武士则过量消费，以增加自己的体型和装饰华丽的盔甲，那么这个社会就有一种封建生产方式。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会产生某些高度不平等的分配模式，会显示出相对缓慢的技术发展水平，等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可以实现的目标受到了强大的限制。

辩证法 (Dialectics) : 一个著名的备受争论的术语。广义上讲，这种思想认为事件 (events) 存在某种秩序 (order)，或者说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和共同导致事件发生的方式，这种秩序可以预先发现，并用来解释和预测事物。特别是，这种秩序涉及相对立之力量 (forces) 的碰撞，而冲突的解决则取决于相关各方的力量 (power) 平衡——由于现状产生了自己的对立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新的冲突。

举例来说：欧洲封建时代尚武的土地贵族 (landed aristocracy) 需要贸易基础设施来维持它们的供应线，确保它们能买到自己习惯的商品。但考虑到当时所需的资本投资 (船只、武装护卫船队等) 以及等待投资回报所需的时间，这就需要一个拥有相当财富的商人阶级 (merchant class)。因此，这个商人阶级在积累了财富的同时，也感到受制于一个在法律上和非正式上都偏好尚武贵族 (martial aristocracy) 的社会形态。这就导致了社会冲突，起初商人阶级只能赢得一些让步 (比如说购买爵位的能力被得到了承认)。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地主贵族 (the landowning aristocracy) 和重资本的商人 (the capital-heavy merchants)

之间的财富差距突然变得滑稽地失衡，并且是对商人有利的，资本的回报也随之螺旋式上升，权力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航海技术和航行导航技能的提高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人群和地方来进行剥削。甚至随着武器技术的发展，盔甲精良的骑士在面对装备较差的交战者时几乎刀枪不入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因此，有抱负的商人阶级与旧贵族（the old gentry）之间的冲突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前者，直到最终在整个欧洲，有利于尚武贵族的整个社会秩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有利于拥有资本的商人阶级的社会秩序。

这是为了说明辩证解释（dialectical explanations）的作用。社会变革（商人可以通过收买获得权力，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是以前的社会秩序的矛盾（由尚武的地主精英管治的封建制度，需要富有的处理供应链的中间人，而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产生了冲突，并且随着生产力开始提供某些可能性，权力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些冲突的解决越来越有利于一方，直到它们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时，新的现状（广义上讲：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而且它也会产生自身的矛盾。

劳动价值论（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尽管这一理论从未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独有的，反而是马克思表现得像一个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例子，但它在历史上一直与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认为这既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也是一个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错误，但首先让我们先仔细看看这个理论。

乍一看，劳动价值论似乎是一种价格理论（a theory of price），即：一种商品的价格可以用将该商品带至市场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来解释。它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的绚丽苹果手机比一包薯片贵？好，这是因为，将苹果手机推向市场以至于你可以购买所需的供应链、重型设备、专业化劳动力、大量熟练劳动力等

等，比起种植、油炸、在薯片中加入盐以及将它们进行塑料包装同样所需的必要劳动力（the equivalent necessary），要庞大得多、复杂得多。到目前为止，还一切顺利。

只不过，这种理论会立即受制于有点明显的反例。想下当预期会有暴风雪时，铁锹的价格是如何上涨的，尽管暴风雪的预期并没有改变生产这些铁锹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这理论的老练支持者们（据我所知）普遍/曾普遍断言，除去其表象以及一些闲杂细语，这并不是价格理论，而是价值理论（a theory of value），它与价格相关但又不同。

现在事实证明，马克思实际上同意劳动价值论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赞同劳动价值论是源于他的著作之结构，他最初把劳动价值论接纳作为一个起始性假设，只是在详细分析后才认为劳动价值论过于简单化而予以否定——最近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很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的反对意见的简化版本是：经济价值的存在需要一整套管理、贸易和交换机构（a whole set of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 and trade and exchange），以及规定如何分割馅饼的社会关系。它们的性质将极大地影响（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商品的价值。仅有劳动力不足以凝结成经济价值。

到目前为止，我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但马克思并不是价值怀疑论者，他只是认为需要一种更复杂的理论。我猜测，对这一概念的切身需求，以及我认为它的正确性，是希望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观点认为，市场上的价格并不能充分反映商品对人类生活的实际效用和价值。这是很对的，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复杂的价值理论来断言这一点。有些人知道万物的价格以及空无的价值（the value of nothing），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而这表明人们对这一区别有着共同的粗糙但有效的认识。当代马克思学（Marxology）花了很多精力来研究这个叫价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以及马克思认为它是什么。就我而言，我对任

何理论都没有特别的投入，而且（也许是错误的）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真的是必要的。

剥削理论 (The Theory of Exploitation)：这一观点有时以规范式的方式进行表述，有时则更像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定义。该理论认为，一个群体遭受经济剥削的程度，是指工人通过为公司 (a firm) 从事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与TA们以工资支票形式获得的收入份额 (the share of revenue) 之间的差距大小。

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剥削是如何那么隐晦或者如何不这么隐晦的。因此，在一个简化的封建生活图景中，某个城镇的农民从事播种和收割，并将粮食储存在一间房子里的工作。然后，一些骑着马、手持弓箭的人出现，拿走其中的百分之十作为什一税 (the tithe) 交给当地领主。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很明显，农民所进行的劳动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所收获的谷物上，被TA们的社会上层 (social betters) 粗暴地占有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关系 (a wage relation) 中，这种想法就使得剥削不那么明显了——人们不是在流水线上生产一定数量的椅子，然后把这些椅子卖掉，再把收益 (proceeds) 减去你的工资还给资本家。相反，你事先同意了工资，但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收入 (the revenue) 的到来和分配，所以在任何时候，很明显地，工人得到的回报都不会少于TA们集体创造的收入。

请注意，剥削关系是另一个核心概念——**统治关系 (that of domination)**——的关键。这个概念认为，一个群体能对另一个群体进行这般剥削而不受到任何制裁，唯一的办法就是如果TA们享有一些相当大的优势，能够以某种方式胁迫 (coerce)、强迫 (compel)、或诈骗 (swindle) 他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一边对共和国自由理论 (theories of

Republican freedom) 另一边对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ideological hegemony) 如此感兴趣, 从本质上说, 就是为了弄清这种统治的将会达成什么, 以及它为何可能会被持续。

异化与繁荣 (Alienation and Flourishing) : 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另一种更具规范性 (normative) 的观点。这里的想法是, 作为生物 (creatures), 我们有特定的生活方式, 且我们会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繁荣。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 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 (通常是共同的) 项目中, 我们重视并真正认同我们的活动, 对我们工作的过程和成果都有一种联系感——它表达了我们真正的愿望, 反映了我们的意志, 并且是我们希望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注意这里强调的是集体 (the collective) ——我们的愿望、我们想要的东西等等。马克思主义观点中的繁荣, 非常重要的是, 其是具有公共性 (communal), 是以团结为基础的 (based in solidarity), 它是关于我们如何聚集在一起, 使我们能够、共同构成 (co-constitute)、给予援助和支持, 来帮助彼此生活。

能够理所当然地 (a matter of course) 经常参与这些活动就是繁荣。(你问道如果有人真的就是喜欢大规模杀戮呢? 马克思主义者相当乐观地回答说, 在一个真正促进繁荣的社会里, 人们不会倾向于发展出这种反社会的欲望)。当我们消磨时间的方式、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日常活动不能表达我们的实际欲望或意愿, 并且我们的工作成果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我们全心全意可以认可的东西, 反而实际上是.....嗯, 异己的 (alien)、它者的 (other)、与我们具有某种距离感的 (distanced)、抽象而出 (abstracted) 的东西时, 我们就被异化了 (alienated)。在具有异化性质和被异化的劳动 (alienating and alienated labour) 中度过工作日, 据说是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的典型状态。

无产阶级专政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到达那里稍有保留 (reticent), 但TA们坚持的建议之一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以罗马军事灾难和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行为的一种相当奇怪的混合物（amalgamation）为模型的。这种思想认为，在摆脱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劳动人民将建立一种紧急政府，TA们夺取国家（the state）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运行国家。这并不是永久性事态（就像罗马军事独裁者应该在促使它们上台的紧急事态结束后让位并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 the normal constitutional order 一样），而是一个彻底结束国家的过程。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个人似乎非常仰慕高度民主的巴黎公社，但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著名地被改编为一个革命先锋党作为（acting qua）工人代表的身份来实施TA们的专政。hmm。

国家理论（The Theory of the State）：你会问，国家为什么要解体（wind down）？

这是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某一套国家理论，根据这套理论，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有组织的表现形式，是它们可以协调（coordinate）和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手段。由于工人阶级最终将寻求（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因此从长远来看，TA们不需要国家。当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时，就不需要有协调（coordination）。

这种对待国家的态度，即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表达其意志的一种手段的观点，常常被更广泛地概括为一种关于体制/机构的理论（a theory of institutions）。人们普遍不信任目前主宰着社会生活的强大机构（powerful bodies）——毕竟，这些机构要想扮演这样的角色，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资本之统治和平相处。同样，它们提出的故事、意识形态和所谓的道德准则也都受到怀疑。讲这些故事的人也一样...当然，这也适用于学术界，因此我这么说也冒着有可能在一般自我反驳的逻辑中消失的风险。

反乌托邦主义（Anti-Utopianism）：最后，也许是最著名的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普遍倾向于警惕乌托邦思想。TA们怀疑远离现实世界和它的浑浊（grubbiness）的不切

实际理想 (high flung ideals) , 怀疑在旧世界的空壳 (husk) 中建立理想社会, 并希望通过道德劝导 (moral suasion) 会使其传播开来; TA们怀疑道义上的理想主义政治宣言 (deontic idealistic political pronouncements) , 而不是对当前权力平衡的现状的战略回应; TA们怀疑编写“未来食谱”, 在这食谱中, 某个只在糟糕社会中生活过的人详细地介绍完美社会为何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但总的主题是要脚踏实地全神贯注 (keeping one's ear to the ground) , 不要过于迷失于抽象概念。让我告诉你, 这一点使得我在分析哲学中很难生存。

简单地说, 我之所以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 你也可以看出, 我也可以说是一名卢森堡主义者 Luxemburgist) , 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观点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理的, 其中一些还是我世界观的核心。我从生产方式的分类的角度 (the taxonomy of modes of production) 思考问题, 我同意阶级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性理论的首要地位, 我认为剥削理论和随之而来的关于统治的理论规范性地捕捉到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特征, 我认为我们太过于对事物进行整理分类安排 (have so arranged things) , 以至于人们不能像TA们所能的那样繁荣, 而这令人深感遗憾, 并且我相信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

现在, 除了劳动价值论之外, 我在一些问题上也持保留意见 (demure) 。例如, 我确实认为辩证思维是一种很好的框架化社会解释 (social explanations) 的方法, 也是一种很好的启发式思维,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系统将如何改变。首先, 你要想一想: 好吧, 有哪些团体和力量参与其中, 它们是如何排列的, 它们有哪些权力和资源可以利用来施加影响 (bring to bear) , 它们可以在哪些方面达成妥协.....等等。但我认为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往往被过度吹捧了 (overhyped) , 当我读到恩格斯声称辩证法基本上就是另一种自然法则, 因为<此处插入某个对生物物理现象 bio-physical phenomena 的模糊类比>之类的话时, 我大多只会翻白眼。我遇到的另一个分歧点是, 辩证法往往被赋予了更多黑格尔式的解

读——虽然我对此问题不大（皮平 Pippin [在这里](#)的论述令我非常感兴趣），但归根结底，我只是觉得在理解物质世界时，特别黑格尔式的元素并没有真正派上用场。

其它时候，我的分歧在于诠释，尽管它们可能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例如，我认为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进行先锋派解读（vanguardist read）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权成为由冷漠而腐败的管理官僚机构（a distant and corrupt managerial bureaucracy）来代表自身利益进行管治的暴徒寡头政治集团（thuggish oligarchies）。我或多或少完全同意卢森堡在[这里](#)和[这里](#)的批评。社会主义先锋政党远非保护社会主义国家防范反革命分子、免遭资本主义重新夺取（capitalist re-capture re-capture）、或机会主义攫取（opportunist seizure）的手段；事实上，社会主义先锋政党是所有这些东西繁荣昌盛的手段。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一个政党手中，其实反而变得更容易被夺取和颠覆。即使TA们没有被夺取，TA们的本质（nature）仍然是与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割裂开来的，TA们的本质把普通人视为天敌，不值得信赖，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TA们很容易对自己的民众采取恐怖手段。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史上的许多可耻之处，都是由于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个人或小组专政相提并论造成的。

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恰当构想是由广大公众（the public en masse）完全控制政治和经济力量。然而，这充其量只是一个平庸的口号。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不管怎么说，我很受[这样的](#)思想启发。但无论如何，它都必须是真正民主的，有自由发表不同意见和交流思想的空间，而且它不能等待，不能在少数博学而仁慈的人推动充满感激的大众前进的时期（过渡时期，TA们保证！）之后出现。用卢森堡在前面链接的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才在应许之地开始的东西；它并不是作为某种圣诞礼物送给那些在此期间忠实地支持了少数社会主义专政者的值得尊敬的人民

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与摧毁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同时开始的。它始于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刻。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

马克思对高度民主化的巴黎公社的赞美，我认为在这方面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我可能会认为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和程度较小但确实如此的阿连德时期的智利（Allende's Chile）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所希望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民主，而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在我之前出现的议会民主运动（council democracy movements）的启发。

（人们注意到，所有这些政权很快就被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军事上击溃，并且取而代之的是杀人成性的反动政权，给世界造成了无尽的破坏。为了公平起见，先锋派警告说，这正是我所偏爱的行事方式会发生的情况，而我对这种担忧并没有立即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并不像这传统中的许多人那样反乌托邦。我欣赏以冷硬的战略眼光看待世界，同样，我也怀疑那些更多关注崇高理想（high flung ideals）、而不是谁能获得多少什么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最初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的政治方案。但我有时会说，我可能更喜欢挖掘（digger），而不是辩证，我最终是出于一种感觉式的希望（a sentimental hope），希望这个世界是一个人人共享的共同宝库（a common treasury for everyone to share）。这很可能只是我的弱点，但事实就是如此。